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十一回 窮佐雜資緣說差使 紅州縣傾軋鬥心思

話說清海和尚同了周老爺去見王道台，當下一部馬車走到長春棧門口。周老爺把和尚讓在帳房客堂裡坐，自己先進去回王道台。王道台聽了皺眉頭說：「好端端的，那裡又弄了個和尚來？你去同他說，我是『僧道無緣』的，勸他到別處去罷。」周老爺道：「他來並不是化緣，聽說為的家務事情。」王道台道：「這也奇了！和尚管起人家的家務來了！」周老爺道：「聽說他是陶子堯的內兄。卑職去的時候，陶子堯不在家，他太太一定要跟了卑職來見大人。虧得和尚打圓場，好容易才把那女人勸下的，所以同了他來。大人如果不要見他，叫人出去道乏就是了。」王道台未及回言，不料和尚因為等的耐煩，已經進來了。王道台想要不理他，一時又放不下臉來，要想理他，心上又不高興，只把身子些微的欠了一欠，仍舊坐下了。和尚進來，卻是恭恭敬敬作了一個揖。叫他坐，起先還不敢坐，後來見王道台先坐了，他方才斜簽著坐下。王道台問：「幾時來的？」和尚回：「是昨天到的。陶子堯陶老爺是舍妹丈。這回是送舍妹來的。大人跟前，一向少來請安。去年僧人到過山東。現在這位護院，那時候還在東司任上，他的太太捐過有二萬多銀子的功德。就是西司的太太、濟東道的太太，還有糧道胡大人，都是相信僧人的，一共也捐了好兩萬的功德。」和尚的意思，原想說出幾個山東省裡的闊人，可以打動王道台，豈知王道台聽了，只是不睬他，由他說。王道台一直眼睛望著別處，有時還同管家們說話。和尚一看不對頭，趕緊言歸正傳，預備說完了好告辭。才說得半句「舍妹丈這個差使……」王道台已經端茶送客。聽見和尚還有話說，於是站住了腳，也不等和尚說，他先說：「我明天就要動身往東洋去。找他不到，我也沒有這們大工夫去等他。好在我們周老爺不走，把銀子替他存在莊上，等他自己去付就是了。」說完了這兩句，已經走到門檻外頭，等著送客。等到和尚才出房門，他老人家把頭一點，已經進去了。（西司：按察使的尊稱。）

和尚沒趣，只好仍舊坐了馬車回來。見了妹子還要擺闊，說王道台同他怎麼要好：「一見我面，曉得我要募化他蓋大殿，不等我開口，一捐就是一萬。還約我開歲後再到山東走一趟。他本來回拜我的，我因為他明天就要動身往東洋去，事情很忙，找他的人又多，所以我止往他，叫他不要來。」他妹子聽了，信以為真。便問：「你妹夫的事情怎麼樣？」和尚道：「他們做大官大府的人，為著這點小事情，怎麼好煩動他？」他妹子發急道：「原來你去了半天，我的事情一點沒有辦！」和尚道：「這些事情，王大人已經交代周老爺了，只要問周老爺就是了。」他妹子將信將疑的，只好答應著。和尚又問：「妹夫到底回來沒有？」他妹子含著一包眼淚，說：「那裡有他的影子！」和尚道：「他怎麼大的人，又是個官，是斷不會失落的。倘若找不到，只要我到上海道裡一托，立刻一封信托洋場上的官交代了包打聽，是沒有找不到的。妹子但請放心便了。」

話分兩頭。且說王道台送罷和尚回來，管家來回：「前天來的那個鄒太爺又來了。」王道台聽了皺眉頭說：「我那裡有這閑工夫去會他。」管家道：「鄒太爺曉得老爺明天一准動身，昨天一早就跑了來，坐在家人屋裡，一定要家人上來替他回，一直捱到昨天半夜裡兩點鐘，才被家人們趕走的，今天一早又來。他說老爺親口答應他，替他在上海道跟前遞條子說差使，他所以要來聽個回音。」王道台道：「他托弄差使，我替他說到就是了，那裡能夠包他一定得。況且說不說由我，派不派由他，我又不能夠壓著上海道一定派他的差使。就是上海道看我面子，肯派他事情，也有個遲早，那裡有手到擒拿的。你叫他不要光在我這裡纏繞，應該上的衙門勤走兩遍，做上司的人看見我衙門上的勤，自然會派他差使的。」管家道：「這種人是再惹不得的！他來稟見，當初老爺不見他也就罷了，就是見了他，也不可當面許他甚麼。」王道台嘆一口氣道：「你們這些人那裡知道！這些窮候補的，捱上□幾年，一個紅點子沒有覓，家裡當光吃光。我從前做上司的再不去理他，他們簡直只好死，還有第二條活路嗎？所以從前張朗齋張大人做山東巡撫的時候，我是伺候過他老人家的。他老人家的脾氣，是凡遇就派差使的人上去稟見，你瞧他那副不理人的面孔，著實難看。有些人他不想給他差使，等到見了面，卻是□二分客氣。他老人家說：「我已經沒有差使派他，再拿冷面孔給他看，他這人還有日子過嗎？所以先灌上他些米湯，他就是沒有差使，也不至於□二分怨我了。」這是他老人家親口對我說的，所以我就學他這個法子。」管家道：「據小的看，這位鄒太爺鴉片煙癮來的可不小，一天到夜，只有抽煙的工夫，那裡還有上衙門的工夫。這兩天到這裡來，時時刻刻要出去上小煙館過癮。」王道台道：「吃大煙呢，其實也無害於事。現在做官的人那一個不抽大煙。我自從二□幾歲上到省候補，先出來當佐雜，一直在河工上當差。我總是一夜頂天亮，吃煙不睡覺。約摸天明的時候，穿穿衣裳，先到老總號房裡掛號，回回總是我頭一個，等到掛號回來再睡覺。後來歷年在省城候補，都是這個法子。所以有些上司不知道，還說某人當差當的勤。我從縣丞過知縣，同知過知府，以至現在升到道台，都沾的是吃大煙、頭一個上衙門的光。等鄒太爺來時，你們無意之中把我這話傳給他，待他上兩趟早衙門，自然上司喜歡他，派他事情。我是要走的人，那裡還有怎們大工夫去理他。」

（紅點子：借指官吏的委任狀，因狀上的日期、人名用紅筆圈點。）

（佐雜：指官署中的輔佐官員。）

管家無奈，退了出來。鄒太爺正在門房裡候信呢，忙問：「大人怎麼吩咐？」管家沒有好氣，說道：「大人說過，你們這些小老爺，總是不肯勤上衙門，所以輪不到差使。」鄒太爺道：「我的爺！實不相瞞，我就吃虧在這大煙上：自從吃了這兩口撈什子，以後起死起不早了。」管家道：「不能起早，可能睡遲？我們大人有個法子傳授你。」便把王道台說的話述了一遍，還說：「包你照樣做去，以後還要升道台呢！」鄒太爺道：「人家急的要死，同你們說正經話，休要取笑。」管家把臉一板道：「說的何嘗不是正經話，誰有工夫同你取笑！」鄒太爺一看苗頭不對，趕緊陪著笑臉道：「老哥哥教導的話，句句是金玉良言。小弟是窮昏了，所以說出來的話，自己還不覺得，已經得罪了人。真正是小弟不是！老哥千萬不必介懷！」說著又深深的作了一個揖。管家不睬他。

鄒太爺摸不著頭腦，呆呆的坐了半天。忽然心生一計，趁眾人忙亂的時候，一溜溜了出來，趕到自己屋裡。他那裡還該得起公館，租了人家半間樓面，一夫一妻，暫時頓身。兩塊松板支了一張床，旁邊放著一個行灶，太太陪嫁的箱子雖說還有一兩只，無奈全是空的。太太蓬著個頭，少說有一個月沒有梳，身上飄一塊，蕩一塊。他那副打扮，比起大公館裡的三等老媽還不如，真正冤枉做了一個太太！而且老兩口子都愛抽煙，男的又連年不得差使，不要說坐吃山空，支持不住，就是抽大煙也就抽窮了人家了。

閒話休題。當下，鄒太爺回得家中，也不同太太說話，就掀開箱子亂翻，翻了半天，又翻不出個甚麼來。太太問他也不響。後來被太太看出苗頭，曉得他要當當，太太說：「我的東西生生的都被你當的完了，這會子還不饒我！我現在穿的在身上，吃的在肚裡，你有本事拿我去當了罷！我這日子一天也不要過了！」一頭數說，一頭號啕痛哭起來。左鄰右舍家還當他家死了人，哭的如此傷心，大家一齊跑過來看，鄒太爺也無心管他，只是滿屋裡搜尋東西。後來從床上找到一個包袱，一摸裡頭還有兩件衣服，意思就要拎了就走，被太太看見，一把攔住道：「這裡頭我只剩一件竹布衫、一條裙子，你再拿了去，我就出不得門了！」鄒太爺那裡肯依，奪了就走。太太畢竟是個女人，沒有氣力，拗他不過，索性躺在樓板上，泣血捶胸的，一直哭到半夜。二房東被他吵不過，發了兩句話，要他明天讓房子，太太才不敢哭了。

且說鄒太爺拎了衣包，一走走到當舖裡。櫃上朝春打開來一看，只肯當四百銅錢，禁不住鄒太爺攢眉苦臉，求他多當兩個，總算當了四百五□錢。鄒太爺藏好當票，用手巾包好錢，一走走到稻香村，想買一斤蜜棗、一盒山查糕，好去送禮。後來一算錢不夠，只買了□兩蜜棗、一斤雲片糕。托店裡伙計替他拿紙包大些，說是送禮好看些。扎縛停當，把錢付過，還多得幾□個錢。鄒太爺非常之喜，拿兩手捧著，一直到長春棧王道台門房而來。一走走到門房裡，把買的蜜棗、雲片糕望桌子上一放。王道台的管家還當是他自己買的甚麼東西哩，心上一個不高興，說：「這人好不知趣，不管人家有事沒事，只是來纏些甚麼。」一面想，一面坐著不動，不去睬他。只見鄒太爺把東西放在桌上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曉得我屢次來打攪老哥們，心上實在過意不去，難得相與一場，彼此又說得來。明天老哥們又要伺候大人到東洋去，目下就要分手，這一點點東西，算不得個意思，不過預備老哥們船上餓的

時候點點飢罷了。」

（朝奉：原為官名，後來也稱員外、富翁一類人物。）

管家曉得包裡是送的點心，才連忙站起來，說：「鄒太爺，這算得那一回的事，又要你老破費。況且你老光景又不大好，怎麼好意思收你的呢？」鄒太爺道：「自家兄弟，說那裡話來！只要老哥不把兄弟當外，賞臉收下，兄弟心上就舒服了。」管家聽了這話，知道他一定不肯收回去的，又想：「怎麼好白受他的！」只得重新讓他坐下，彼此扳談一回。鄒太爺心上要說求他到大人跟前吹噓的話，一時不便出口，然而明天他們就要動身，錯了這個機會，只有活活餓死，然而要說又不好意思。幸虧這位大爺也曉得他送東西一定是為說差使，然而他不先說，我不好迎上去，被人家看輕，說我只認得東西。

兩個人正在那裡轉念頭的時候，齊巧走進一個人來。管家趕忙站起，同那人咕啣了一回，那人仍舊走了進去。鄒太爺正苦沒有話說，幸虧認得這人，便搭訕著問道：「這位不是周老爺嗎？」管家說：「是。」鄒太爺道：「他明天一定也是跟著大人一塊到東洋去的了？」管家說：「你沒有瞧見報嗎？他是浙江巡撫奏調過的，等我們動身之後，他就要到杭州的。」鄒太爺道：「他不去，誰跟著大人去？這隨員當中不是少個人嗎？」說到這裡，合該鄒太爺要交好運，管家忽然恍然大悟道：「是呀！今天早上上頭還說過，周老爺不去，少個辦事的人。你等一等，我去替你探一探口氣，再托周老爺敲敲邊鼓。周老爺說上去的話，看來總有六七成好拿得穩。」鄒太爺聽了，不勝之喜，連忙又說了些：「老哥提拔，老哥栽培！倘若咱們弟兄們能在一塊兒做同事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。」

管家進去找到周老爺，先把這話告訴了他，只說是自己的鄉親，托他務必周全一下子。周老爺道：「我們自己的事情，我總得替你竭力的說，但是時候太急促了些，明天就要動身，他早來兩天也好。」管家道：「來是這兩天天往這裡跑，上海道那裡也替他遞過條子。」周老爺道：「大人已經替他遞過條子，叫他等兩天自然有眉目，何必一定要吃這一趟苦呢？」管家道：「人在人情在。我們老爺又不是上海道的甚麼頂門上司，不過是隔省的一個同寅，況且人家是實缺，咱們又是候補。老實說罷：這種條子遞上一百張，當時面子帳收了下來，轉背誰還認得你，還不是騙小孩子的？」

周老爺一聽這話不錯，吃不住這位管家大爺追得凶，只得到王道台跟前，才說了幾句別的話，齊巧王道台先開口說道：「你不同我去，真正叫我不便當。有些事情他們都辦不下來，這叫我怎麼好呢！」周老爺回道：「卑職蒙大人栽培，原該應伺候大人到東洋竭力的報效，無奈浙江劉中丞已經奏調過，又叫朋友寫了信來催，不准多耽誤。卑職也叫做無法，只好將來再報效大人的了。大人這趟去，手底下少人伺候，卑職倒留心到一個人。」王道台回：「是誰？」周老爺忙回道：「就是天天來的那鄒典史。這人當差使，看來還在行。」王道台道：「這個人說來也好笑。他老人家從前在山東莊平處館，我齊巧出差到那裡，彼此認得之後，從此就相與起來了。後來他還找我替他弄過幾回事情。大約此人去世已有靠二□年光景了。當時他故了下來，同鄉裡出來替他打把式，我還幫過他二兩銀子，以後就沒有通過音信。這回來在上海，不知道怎麼被他打聽著，天天來纏不清爽。據他自己說，他自從丁憂服滿；出來到省，就分道在這裡當差。這許多年一個紅點子沒有輪到，也不知道他是怎麼熬的。」王道台說的時候，管家都站在底下聽。王道台說到這裡，便照著管家說：「不是你們說，這人的煙癮很大麼？」那個收他蜜棗、雲片糕的管家便說：「從前煙癮是不小，現在想要當差使，這兩天正在那裡戒煙哩。」王道台道：「吃了煙要戒是說說的，真的要戒，為甚麼不早戒？為甚麼要到這時候才戒？我雖然同他老人家認識，但是同他到外洋，不比在內地裡當差，弄得不好，不要被外國笑了去！」管家忙插口道：「鄒太爺在上海這許多年，出出進進，洋場上外國人也見過不少了。一切事情，就是沒有辦過，看也看熟了。」

王道台把臉一沉道：「要我放心，才好委他差使。我知道他能辦事不能辦事，你們倒曉得！」管家得了沒趣，趨趨著退了出來。王道台道：「好笑不好笑，用著他們乾起勁。」周老爺連忙打圓場，說：「他們也沒有別的，不過看他可憐，隨便求大人賞派個事情，叫他學習罷了。」王道台道：「老遠的帶他出門，我總有點不放心。製造局鄭某人那裡用的人多，昨天席面上他還說起，為著一樁甚麼事情，委員、司事要換掉二□多個，給他封信，等他再去碰碰，看看他的運氣罷。」周老爺見王道台已允寫信，不便再說別的。且喜王道台向來寫信都是他代筆，也無用客氣得，立刻走到桌子邊，拔起筆來就寫。寫完之後，給王道台看過，沒有話說，周老爺便拿出來交給管家。

先是管家碰了釘子出來，便氣憤憤的走到自己屋裡，正在那裡沒好氣。鄒太爺看見氣色不對，手裡捏著一把汗，心裡在那裡叫苦。後來停了一會子周老爺出來，拿信交給了他，說明原委。鄒太爺本來是不同周老爺拉攏的，到了此時，感激涕零，立刻走過來就替周老爺請安。從前已經打聽明白，周老爺是才過班的知縣，他就一口一聲的趕著喊「堂翁」，自己稱「卑職」，連說：「卑職蒙堂翁栽培，實在感激的了不得！」又同管家大爺咬耳朵，說他自己不敢冒昧，意思想「今天晚上求堂翁賞光，到雅敘園敘敘。」管家替他代達。周老爺說：「心領了罷，我今天實在不空。大人明天要動身，剛才陶子堯又有信來，托我替他去了事情，叫我怎麼忙得過來，只好改日再擾罷！」

鄒太爺見周老爺一定不肯去，只得搭訕著說道：「既然堂翁不賞臉，等稍停兩天卑職再來奉請。」周老爺說：「彼此相會的日子長著哩，何必一定要客氣。」當下鄒太爺又問管家借了一件方馬褂，到上頭叩謝了王道台。王道台不免勉勵了兩句，叫他好生當差。鄒太爺站著答應了幾聲「是」，退了下來。次日又到東洋碼頭上恭送，回來自往製造局投信不題。

且說周老爺昨天傍晚的時候接到陶子堯的信，約他到一品香小酌，說有要事奉商。周老爺因為沒工夫，本來是不去的，後來為著銀子已划在莊上，須得當面交代一聲，較為妥當，所以抽了一個空到一品香來會陶子堯。原來陶子堯昨天同太太打飢荒，從一品香溜了出來，一來也是賭氣，不回棧裡過夜；二來路上也碰著一個朋友，拉他到一家住家人家碰了一夜和。次日碰到□點鐘才完，打了一個盹，等到敲到四點鐘，踱回棧房。太太已經鬧得不像樣了，和尚亦拜過王道台回來了。陶子堯正在那裡埋怨他大舅子，不該應去拜王道台。他舅子不服氣的探掉帽子，光郎頭上上火。偏偏魏翻仞又來找他，把事情一齊推在仇五科身上，說他從前有兩張合同，想要叫他出兩分線。陶子堯發急道：「合同一張是假的，原是預備打官司的。大家好朋友，怎麼好訛起我來呢！」魏翻仞道：「等到出起首來，你好說是假的嗎？你既然筆跡落在外頭，總得想個法子收回來才好。」當時陶子堯急了，所以要請周老爺商議。太太起先因他一夜不回，好容易回來，正在那裡哭罵，後來見他被人家訛詐，畢竟夫妻無隔夜之仇，胳膊曲了往裡灣，到了此時也就不同他吵鬧了。

（打飢荒：發生麻煩。）

當下，陶子堯氣憤憤的，就邀了魏翻仞同他大舅子和尚，一同到了一品香。不多一會，周老爺接著他的信也來了。當時三個會著，閑談了幾句。周老爺先把銀子存在莊上的話交代明白。陶子堯便把周老爺拉到外面洋台上，靠著欄杆，把底細統通告訴了他。周老爺道：「本來這件事，你子翁鬧的也太大了！」陶子堯道：「這些話不要去講他，只求你老哥替小弟想個法子，小弟情願把這裡頭好處同老哥平分，何必便宜他們呢？」周老爺聽了，心上一動，又說道：「他們兩個幫了子翁出了怎麼一把力，一個撈不到，看上去怕沒有如此容易了結呢！」陶子堯道：「老哥你看怎麼樣？」周老爺道：「做到那裡算那裡，也不能預定的。」當下入席點菜。和尚點的是麻姑湯、炒冬菇、素□景、素面。當著人面前，一定要守佛門規矩，是斷斷不肯破戒的。其餘的人都是葷菜，不用細述。獨有周老爺只點了一樣湯，說是有事不能久坐。當時在席面上，周老爺只是肚皮裡打主意，一直沒有提起這事，把湯吃完，起身告辭。陶子堯又再三的叮囑，周老爺答應他，明天替他煩出一個人來料理此事。彼此分手而別。

這裡陶子堯又自己竭力的托魏翻仞。魏翻仞道：「不但五科那裡兩分合同是老哥的親筆跡，後來打的一分，一式兩張，一張五科拿去，一張是兄弟經手替你押在外頭，還有子翁寫的抵借銀子的押據。」陶子堯聽了這個，越發著急道：「這個統通都是假的！只是頭一張合同，辦二萬二千銀子的貨是真的。」魏翻仞道：「你別發急，我現在不問你要錢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橫豎上頭髮下來的錢總不止二萬二千，這種意外的錢，大家也就要靠著你子翁沾光兩個。」陶子堯見話鬆了些，因為自己已

托了周老爺，也不多說，但托他：「見了五科哥，好歹替我善為說辭，說這裡頭我也沒有甚麼大好處，總算他照應我兄弟罷了。」魏翻仞也只好答應著。當下吃完，各自散去。

單說周老爺單名是一個因字，表字果甫，本是山東試用府經。這番跟了王道台出來，原說同到東洋去的，齊巧浙江巡撫劉中丞有文書奏調他。他從前在劉中丞家裡處過館，做過西席，有此淵源，所以劉中丞就提拔他。他得了這個機會，心想府經總不過是個佐雜，怕的派不著好差使。幸喜他這人專會拉扯，所有這些匯票莊上都是他同鄉，人人同他要好。他這會就去同人家商量，想趁此機會捐過知縣班。果然一齊應允，也有二百的，也有一百的，也有五□的，居然集腋成裘，立刻到捐局裡填了部照出來。從此以後，場面愈闊，拉攏愈大，天天在外頭應酬，有幾個大點洋行裡的買辦，他統通認得了。有天台面上無意之中，聽見人家講起，這訛詐陶子堯的仇五科，就是他新近結交的一個軍裝買辦的外甥。這買辦姓王名二調，同周老爺敘起來還有點親，因此格外要好。王二調的意思，無非因為他是浙江巡撫的紅人，竭力同他扯拉，好預備將來兜攬他的生意，並沒有別的意思。周老爺有此一個好朋友，陶子堯的事情，就好辦了。

（西席：古時人家所聘教書先生或管帳本。）

且說他頭天晚上擾過陶子堯一品香回棧，足足忙了一夜。次日把王道台送了動身，他便一直找到王二調行裡，說起這件事情，托他為力。王二調立刻答應，並說：「我們這個外甥，他去年到這洋行裡做生意，是我娘舅做的保人，包管一說便妥。就是姓魏的也是熟人，不消多慮。」周老爺去後，王二調果然把他外甥叫了來，說：「大家都是面子上的人，不要拆人家的梢。」仇五科當將底細全盤告訴了娘舅。王二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不犯著便宜姓陶的。但是一件，我已經答應了周某人，等我告訴他，隨便叫姓陶的拿出幾個來，過個場完事罷。」仇五科不好違拗娘舅的話，答應著告退回家，通知魏翻仞，專聽娘舅的調處，多少看起來不會落空罷了。魏翻仞跺腳說道：「這事情鬧糟了，怎麼好叫他老知道呢！」

當天晚上，王二調便到萬年春，請了周老爺來，叫他「去同陶子堯說，各式事情兄弟都替他抗了下來。但是這裡頭，五科、翻仞兩個人也著實替他出力，很化了些冤枉錢，費心轉致陶子堯，隨便補償他們點。兄弟吩咐過，多少不准爭論，所以特地請老兄來關照一聲。」周老爺聞言，感激不盡。回來就通知了陶子堯，商量仇、魏二人應送若干。陶子堯只肯每人一千。周老爺說：「至少分一半給他們，大家免得後論。」陶子堯捨不得。周老爺爭來爭去，每人送了二千，卻另外送了周老爺一千。周老爺意思嫌少，問他多借一千，他又應酬了五百。周老爺拿了四千的銀票，仍去找了王二調，把這件事交割清楚。陶子堯出的假筆據，統通收了回來。只等機器一到，就可出貨，運往山東。當下仇五科，因為娘舅之命，不敢多說什麼，只有魏翻仞心上還不甘願，自己沒有法子想，便攛掇新嫂嫂，同他說：「陶子堯現在有錢了。他這人是有良心的，樂得去訛他一下子。」新嫂嫂便親自到棧房裡去找他。他索性是懼內的，一見新嫂嫂找到棧房裡，恐怕太太知道，一直讓新嫂嫂到底下人房間裡坐。新嫂嫂先同他講，仍照前議軋姘頭的話，看看話不投機，又講到拆姘頭的話。坐的時候長久了，陶子堯怕太太見怪，便催著他走。一時又想不到別人，便說：「有話你托魏老來說罷。」新嫂嫂正中下懷。後來他倆一直沒見面，兩頭都是魏翻仞一個人跑來跑去，替他們傳話，一跑跑了好多天。魏翻仞說：「新嫂嫂一口咬定要三千，如果不答應，明天親自到棧房來同你拚命！」陶子堯急了，央告魏翻仞，可能再少點。後來說來說去，講到兩千了事。魏翻仞拿了去，其實只給了新嫂嫂五百塊，陶子堯卻又謝他五百塊，共總意外得了二千。他的心也就死了。以後陶子堯等到機器到埠，是否攜同家眷前往山東交代，或者吳生枝節，做書的人到了此時，不能不將他這一段公案先行結束，免得閱者生厭。

且說周老爺憑空得了一千五百塊洋錢，也算意外之財，拿了他便一直前往浙江。到省之後，照例稟見，劉中丞係屬舊交，當天見面之後，立刻下札子委他幫辦文案，又兼洋務局的差使。周老爺次日上去謝委下來，又稟見司、道，遍拜同寅，一連忙了好多日方才忙完。大家曉得他與中丞有舊，莫不另眼相看。同時院上有一個辦文案的，姓戴名大理，是個一榜出身，候補知州。他在劉丞手裡當差，卻也非止一日，一向是言聽計從，院上這些老爺們，沒有一個蓋過他的，真正是天字第一號的紅人。周老爺雖是中丞的舊交，無奈戴大理總以老前輩自居，不把周老爺放在眼裡。周老爺曉得自己資格尚淺，諸事讓他三分，暫不同他計較。

有一天，出了一個甚麼知縣缺，劉中丞的意思想叫戴大理去署理，偶同藩司說起，說：「戴某人跟著兄弟辛苦了這許多時候，這個缺就調劑了他罷。」藩台諾諾稱是。此不過撫、藩二憲商量的話，究竟尚未奉有明文。當時卻有個站在跟前的巡捕老爺，他都聽在耳朵裡。等到會完了客，他便趕到文案處戴大理那裡送信報喜，說：「今天中丞當面同藩台說過，大約今晚牌就可以掛出來。」戴大理聽了，自然歡喜。一班同寅個個過來稱賀，周老爺也只好跟著大眾過來敷衍了一聲。

合當有事，是日中飯過後，劉中丞忽然傳見周老爺，說起：「文案上一向是戴某人最靠得住，無論甚麼公事，凡經他手，無不細心，從來沒有出過岔子。我為他辛苦了多年，意思想給他一個缺，等他出去撈兩個，以後的事須得你們諸位格外當心才好。」周老爺聽了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：大人說的戴牧，實實在在是個老公事。不要說別的，他已經五□多歲的人了，寫起奏折來，無論幾千字，一直到底，不作興一個錯字，又快又好。卑職們幾個人，萬萬趕他不上。論起來這話不好說，為大局起見，這裡頭實實在在少他不得。現在湖南、廣東兩省，因為折子有了錯字，或者抬頭差了，被上頭申飭下來。現在年底下事情又多，若把戴牧放了去，卑職們縱然處處留心，恐怕出了一點岔子，耽誤大人的公事。是戴牧苦了這多時，今番恩出自上，調劑他一個缺，卑職們難道好說叫他不去到任。但是為公事起見，實實少他不得！」劉中丞一聽這話不錯：「周某人是我從前西席老夫子，他的話卻是可靠的。現在上頭挑剔又多，設或他去之後，出點岔子怎麼好呢。」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好在我給他這個缺的話，還沒有向他說過，不如把這缺委了別人，叫他忙過了冬天，等別人公事熟練些，明年再出甚麼好缺，給他一個也使得。」說完，便叫通知藩台：「某縣缺不委戴某人，等著明天上院，當面商量，再委別人。」周老爺等話說完，退了下來。

這天晚上，正是文案上幾個朋友湊了公分，備了酒席，先替戴大理賀喜，周老爺也出了一分。剛才劉中丞同他所講的話，悶在肚裡，一聲不響，面上跟著大眾一同敬酒稱賀，說說笑笑，好不熱鬧。此時戴大理一面孔的得意揚揚之色。喝過□幾鐘酒，他的酒量本來不大，已經些微有點醉意，便舉杯在手，對大眾說道：「我們同在一塊兒辦事的人，想不到倒是兄弟先撇了諸位出去。」大眾齊說：「這是中丞佩服老哥的大才，所以特地把這個缺留給老哥，好展布老哥的經濟。」戴大理道：「有什麼經濟！不過上憲格外垂愛，有心調劑我罷咧。」眾人道：「說不定指日年底甄別，還要拿老哥明保。」戴大理道：「那亦看罷咧，但願列位都像兄弟得了缺出去！」眾人道：「這個恩出自上，兄弟們資格尚淺，那裡比得上你老前輩呢。」周老爺也隨著大眾將他一味的恭維，肚裡卻著實好笑。一霎席散，其時已有三更多天。

戴大理回到自己家裡細問跟班：「藩台衙門的牌出來沒有？」戴大理以為雖是中丞吩咐，未必有如此之快，因此並不在意。過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，等到□點鐘還沒有挂出牌來。戴大理不免有點疑惑起來。等到飯後，仍無消息。戴大理就同跟班說：「不要漂了罷？」跟班不敢言語，此刻他的心上想想：「自己的憲眷是靠得住的，既然有了這個意思，是不會漂的。」又想：「不要被甚麼有大帽子的搶了去？然而浙江一省有的是缺，未必就看中我這一個。總而言之，那通信的巡捕他決計不會來騙我的。」一霎時猶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茶飯無心，坐立不定，好生難過，一直等到旁黑，跟班的又出去打聽，不多一刻，只見垂頭喪氣而回。戴大理忙問：「怎樣了？」跟班的又不敢瞞，只得回說：「怎麼昨日巡捕老爺拿人開心，不是真的！」戴大理一聽這話不對，還要頂住跟班的問：「你不要看錯了別的缺罷？」跟班的道：「巡捕老爺來送信的時候，小的在跟前聽的明明白白的，怎麼會看錯呢。」戴大理道：「委的那個？」跟班道：「委的這個姓孔，聽說是營務處上的。」到了此時，戴大理一個到手的肥缺活活被人家奪了去，這一氣真非同不可，簡直氣出臟脹病來！便請了五天假，坐在公館裡，生氣不見客。

（漂：將要成功的事情而忽然失敗。）

後來劉中丞因為一件公事想起他來，問他犯的甚麼病，著實的記挂，就派了前番報喜的那個巡捕到公館裡瞧他。那巡捕見了

他，著實的將他寬慰，又說：「那日中丞說得明明白白，是委你老先生去的，怎的同周某人談的半天就變了卦。」戴大理忙問：「周某人說我甚麼？」巡捕道：「有句說句，他倒是極力保舉老先生的。」便把周老爺同劉中丞講的一番說話，統通告訴了戴大理。畢竟戴大理胸有丘壑，聽了此言，恍然大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我好好的一個缺，就葬送在他這幾句話上了！」又細問：「他同中丞說話是甚麼時候？」「何以那天晚上，酒席台上一聲也不言語？這個人竟如此陰險，實在可惡得狠！」想罷，不由咬牙切齒的恨個不止：「一定要報復他一番，才顯得我的本事！」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